

所敗多矣故七竅鑿而混沌死鞭策威而

馬力竭豈非爲者敗之乎而又執而不移

自謂聖治非唯喪至理亦將自失其真

故物或行或隨或吻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墮

此八事謂外物不可必也夫世有誠心行

其事者有偽意而隨之者誠心則治偽意

則亂治則自然亂則有爲也或有吻之爲

溫謂讚譽成人之美者或有吹之爲寒謂

毀皆致人之惡者又解吻溫謂富貴吹寒

諭貧賤猶春夏之長養秋冬之肅殺世事。

代謝亦復如是或有見強而扶之者或有

見羸而抑之者或有扶之使强者或有抑

之致羸者此人情之傾奪也或有載而安

之者或有隙而危之者自此已上並是失

於自然專任有爲果敢欲有所取而致斯

弊也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甚奢泰皆過當越分之謂也是以治天下

之聖君知禍兮福所倚禍兮福所伏捨乎

有爲歸乎無欲去造作之甚者復于自然

去服玩之奢者復于純儉去情欲之泰者

復于清靜雖甚奢泰之三名乃無爲自然

之一體因茲奢泰致其爲之故老氏特垂

深戒也

若以道佐人故次之以道佐人主將欲必敗強贏領奪微已奢泰不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鎧

碧虛子陳景元纂

道經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以用也夫賢臣用自然之道輔佐聖君者

當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

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

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

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

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用道輔佐聖君之

術也是以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

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豈可示強兵于

天下兵之兆在心懷患未發兵也疾昧作

色兵也傲言推梭兵也侈闊攻戰兵也此

四者鴻細之爭也且人以暴陵物物必傷

之是謂獸窮即搏故曰其事好還

次五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師旅所居之處必多害物侵民妨稼致田

荒室露荆棘亂生又大軍一過誅戮無涯

生死之冤感傷和氣陰陽山變必水旱繼

生治身解則多事爲師旅煩惱爲荆棘嗜
欲爲大軍疾病爲山年隨義縱橫淵旨莫
盡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驕

夫兵之害物也神人共惡之然而明王聖
主未嘗去者其所自來上矣庚桑子曰原
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又曰有以咽藥而
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
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
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兵之不可廢譬水
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
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
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
偃兵也故以道輔佐人主者當守雌靜不
德主當以道德不可以佳

○佳者好也尚也夫好尚兵戈以爲服玩者
是尚不善之器用也且兵戈之屬傷人形
神唯凶穀者樂爲也凡物尚或惡之況有
道之士曷嘗處之乎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
道不道早已

言雖果敢濟難止敵然皆不得已也但當

以除暴爲事非用果以爲強也夫草木之
生也柔弱其壯極則枯落人之幼也柔弱

其壯極則衰老以喻用兵壯武則暴興暴
興則敗矣既敗則不得謂之有道非道之

事不可法則而行不如早止也故義兵主

應兵勝忿兵死驕兵滅善用兵者決定果
敢不矜不忿不貪不驕不得已而後應之

○義在除敵救人非恃力好戰也治身解曰
人之枯槁因不行道不行道者早死而已

矣佐主當以道德不可以佳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

○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有道君子不得
已而用之然未嘗爲起戎之首故不敢爲
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也

蓋義兵以克定禍亂應敵爲用非貪土地
利財寶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斯
所謂不戰而善勝恬憺爲上也又解不亂
曰恬淡心曰澹事至而不動撓者此治身
之法也

○勝而不羨而羨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

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生主柔弱
陰主刑殺主剛強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
者居左戎事則以有勇者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此重疊而言是經解經也夫兵旣主殺主

剛強以傷害爲用是謂不善之器也君子
以無爲自然爲心道德仁義爲用兵只可
以爲武備固非君子常用之器也

不得已而用之恬憺爲上

○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有道君子不得

已而用之然未嘗爲起戎之首故不敢爲
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也

蓋義兵以克定禍亂應敵爲用非貪土地
利財寶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斯
所謂不戰而善勝恬憺爲上也又解不亂
曰恬淡心曰澹事至而不動撓者此治身
之法也

○勝而不羨而羨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
不可得志於天下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之所共貴也今不能以德懷來而興師用兵殺伐求勝豈有道者之所佳羨哉列子曰趙襄子使家臣攻翟勝之而有憂色此賢主持勝也故曰勝而不羨然而有羨之者是好樂殺人也

卷五

樂殺人者非卷五但人不歸附亦將有殺之者矣此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天豈祐哉言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左爲陽主生故居常則尚左吉也右爲陰。

主死故喪禮則尚右凶也禮記禮弓曰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三子當學也我則有好之喪故

也二三子當復尚左夫上將軍專殺則處

右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今上將軍居右者是以喪禮處置之也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夫義兵者不得已而戰也戰勝則殺人多

勝而不羨故悲哀而傷泣之上將軍居右位主喪故也卷五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君子所貴准道之常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

故次之以道常無名

萬物將自賓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包羅萬有貫穿毫微虛中藏實陽內含陰所謂道非常道名非常名故曰道常無名既而無名即非器用器用未彰乃謂之樸道樸微妙故賊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之小夫世之材器

有明可以役其目有聰可以役其聽有心可以役其志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辨可以役其詞有巧可以役其事此諸有名皆無爲者之所役使唯道樸無名故天下莫敢臣夫侯王若能執守無爲之本恍然在上

○自然虛懷則外物不能累其真嗜欲不能滑其神萬物將自賓四民無不服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天無爲則陰氣降地無爲則陽氣騰兩無爲相合則和氣并甘露垂而嘉祥生此乃

侯王道矣天地德洽神明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此皆不待命令而自然從化均平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者道也無名也即道常無名也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夫道始無名能制御有名之物是爲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名器者亦盡爲王者之所有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于上下故亦將知所止足能知止足是自知曰明旣明且哲豈有危殆乎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言人能法道行德天亦將知之隨注解釋義理相通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之在天下無所不徧上則清都紫府下則瓦甓称碑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侯王能守清靜無爲則上感和氣下得民心本末相洽無不被其澤矣是猶川谷之流與江海源通順之則漫潤萬物逆之則滂澑爲

乎滿乎太空而無所繫著者其唯道之體乎或可于左或可于右皆逢其源而無所不周者其唯道之用乎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恃賴也夫天恃道之陽氣而運轉于上地

恃道之陰氣而安處于下天地至大猶恃

賴道以為用況萬物之繁何莫由之以生乎且大道無情生育天地其於萬物豈有辭勞哉而又大道無形造物無物萬物雖有恃賴之名尋其生也卓然獨化物化而

自生故無因代辭謝之迹聖人功業成而不名已有者是法道之用也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夫道能覆育群品而不望其報故聖人以仁愛養萬類使各遂其性長而不宰經

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則無所不入可以名其樸爲小矣一本作衣被萬物衣被爲

覆育也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夫道覆載萬物無不制圍萬物歸之而無

執大象天下往來而不害安平泰

大象大法也八卦九疇之謂也太古之君

其由執大法法象也故次之以執大

樂與餅過客止

此舉喻也夫音樂之和人必爲之少留饌

餅之羨客必爲之暫止樂之佚也耳滿而

不同同之而不爲主莊子曰不同同之之謂大大則無所不容可名道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執道自謙而稱孤寡不穀是終不爲

大也萬國歸之樂推不厭是能成其大也

杜光庭曰聖人愛民恤物巨細申恩若可名於小矣任物遂性歸功於天又可名於大矣法道施化布德及人鼓以淳和之風

彼以清靜之政忘功不有不自尊高故其

盛業可大聖德可久以其不爲大故能成

此尊大也修身之士汎然無著若雲之無心水之任器可左可右隨方隨圓不滯於常物來斯應鑒物斯廣不伐應用之心利物雖多不矜兼濟之德仁逮蠢動未始爲私衆善歸宗不爲之主是能彰非小非大

之德無自尊自伐之稱可以契全真之大

道矣其由執大法法象也故次之以執大

事而後施功則萬物所蒙者鮮矣斯所謂

其由執大法法象也故次之以執大

有得失進退也故下文云

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逮乎聖人設卦觀象吉凶明而變化生故有得失進退也夫鴻荒乍變執守大法以治天下天下之淳朴去矣往去也淳朴初去而大法可扶故往而不害往而不害者是由隨時而舉

事因資而立功量材授職不傷性分故天

下安而平泰矣嚴君平曰道無形故天地

資之以生道無有故陰陽資之以始道無

法故四時資之爲業道無象故萬類資之

以往故大法無法大象無象大無不無大

有不有爲生於不生爲否於不否故道無爲而天地成德無事而萬物處夫何爲哉

不無不有不爲不否道自得於此而萬物

自得於彼矣斯所謂天德而已矣使道變

化待有爲而後然則其所然者寡矣待有

樂與餅過客止

過焉餌之飲也含味而爽焉客之止也主倦而歎焉夫法之初興民皆觀之譽之及其弊也則畏之侮之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此言法之用也隨世汙隆滯而久之理必敗矣既敗豈有往而不害哉既受其害則莫足言其安平泰也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夫樂佚餌飲則過爽隨焉大法一弊則畏侮彰焉若夫道之出口淡然無味所謂信言不羨也清靜無爲則民樂其性故含餌鼓腹而遊乎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豈有和悅之聲甘羨之味審聽咀嚼哉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法象有爲屬於賊聽則窮矣自然無爲

而聲色莫能究也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

聞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百姓日用而不知

此用之不可既也無象之象則無所執無有之豈免歟張與李故次之以將欲歛之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此章先賢解者多端皆不條理其說或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以明之者或引國家權變爲辭近乎縱橫之說亦未可據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在乎高識變通者密用爾陸希聲曰夫聖人之淵處莫妙於權實實以順常爲體權以反經爲用權所以濟實實所以行權權實雖殊其歸一揆老氏既以實導人立知常之教又以權濟物明若反之言易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鴻烈解曰齊桓公好味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嚴君平曰道德所經神明所紀天地所化陰陽所理實者反虛明者反晦盛者反衰張者反弛有者反亡生者反死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故反覆之便屈伸之利道以制天天以制人君人君以制臣

臣以制民合氣之類皆以活身虎豹欲據反匯其爪豺狼將食不見其齒聖人去意以順道智者反世以順民忠言逆耳以舍其正邪臣將起務順其君知此而用之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不知此而用之則閭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也故子之與弟時爲虎狼仇之與兄時爲父兄然中卷五十三有否否中有然一否一然或亡或存故非忠雖親不可信非善雖近不可親此賢人之所嗟歎而聖智之留心也莊子稱餘無鬼見魏武侯先相狗馬然後勞君之神形而結以政治斯乃智者歛張之權也若以此理而推之則微明之旨見矣

柔弱勝剛強

夫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其道之理歟就此

而論權變之用明矣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國家之權謀利物之大器也夫魚脫離於淵泉則燶能害之國家之權謀泄于下則小夫得以玩弄況姦雄乎陰符經曰天有

五賊見之者昌豈可輕以示人乎又解魚

脫於淵不可復得權失於臣不可復收韓
非曰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淵之魚也

古人難以直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
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

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

臣鬻之以爲威國之利器可不慎乎鴻烈

解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

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

賞賜與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

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

其羨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

國人皆知殺戮之制專在子罕也大臣親

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朞年子罕遂却宋君
而專其政此魚脫於淵而利器移於下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化

夫道之常也湛寂不動故曰無爲應物而
動物皆自用故曰無不爲侯王若能常以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

第六

碧虛子陳景元纂

德經下篇明德以不德爲元不

德者忘德以應用者也

虛爲心以無爲身持守而不撓者萬物將
自從其化也經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是以聖人

之德化常善救人假有不從其化而欲動

作背道者聖人亦自寬宥將以無名道樸

鎮撫之使其清靜無爲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本無迹假淳樸以爲言而滯迹之流執

淳樸之有而爲後世之弊聖人憂其弊之

不救亦將不欲存此無名之樸則天下俛

然自定入於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陸希

聲曰首篇以常道爲體常名爲用而極之

以重淵此篇以無爲爲體無不爲爲用而

統之以兼忘始末相貫而盡其體用也道

無爲是謂常道常道

無爲而無不爲也

十五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

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妙命得元氣
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無思無慮心
自無爲忘功忘名迹無以爲用也謂無用